

經韻樓集卷四

金壇段玉裁若膺

春秋左氏古經題辭

玉裁九歲時先子命讀胡氏安國春秋傳其時所用也十一歲乃讀左氏專讀傳而已既長乃知胡氏之經雜取左公羊穀梁三家之經爲書不衷於一蓋三家各自爲經漢志言古經十二篇者左氏之經也又言經十一卷自注云公羊穀梁二家者謂二家之經皆十一卷與古經不同也自轉寫合二條爲一行而罕知其解矣古經因十二公爲十二篇公羊穀梁合閔公於莊

公同卷則爲十一卷說見何氏公羊解詁古曰篇今日
卷竹木曰篇縑素曰卷三家經卷數不同而皆經傳各
爲書杜氏預乃取左經分年冠於某年傳首二家則漢
以後學者析經文冠某事之首而無傳者依次附焉於
是三家之專經均不可得見宋時有春秋正經十二卷
眉山李燾仁甫又令潼川謝疇元錫成春秋古經十二
篇今皆亡矣玉裁審居姑蘇多暇庚午年已七十有六
深痛先君子鄭重授春秋左傳而未能盡心此經又憫
今之學者但知稍稍讀左傳於經文少有能成誦者也
乃恭錄左氏經文取鄭公注禮周禮存古文今文故書

之例附見公羊穀梁經文之異以小字雙行注各條下
爲十二篇又以二家卷數之不同附注左氏各篇之末
每條時出訂正之語而不敢蔓衍其辭仍依漢志署曰
春秋左氏古經俾家塾子孫讀經以尋傳讀傳以釋經
綱舉而目張矣其諸學者同有樂於此乎史記曰春秋
文成數萬張晏云萬八千字李氏仁甫云細數之尙減
一千四百二十八字與王氏學林云萬六千五百餘字
者合馬氏端臨疑三家或妄有增益者非也嘉慶辛未
八月朔日段玉裁敬題

春秋左傳校勘記目錄序

春秋左氏傳漢初未審獻於何時漢藝文志說孔壁事
祇云得古文尙書及禮記論語孝經不言左氏經傳也
景十三王傳亦但云得古文經傳所謂傳者卽禮之記
及論語亦未言有左氏也楚元王傳劉歆讓太常博士
亦以逸禮三十有九書十六篇系之魯恭王所得孔安
國所獻而於春秋左氏所修二十餘通則但云藏於秘
府不言獻自何人惟說文解字敘分別言之曰魯恭王
壞孔子宅得禮記尙書春秋論語孝經又非平侯張倉
獻春秋左氏傳然後左氏經傳所自出始大白於世顧

許言恭王所得有春秋豈孔壁中有春秋經文爲孔子
手定者與非平侯所獻蓋必有經有傳度其經必與孔
壁經同然則班志所云古經十二篇者指恭王所得與
抑指非平所獻與左氏傳之學與於賈逵服虔董遇穎
容諸家而杜預分經比傳爲之集解今諸家全書不可
見而流傳間見者往往與杜本乖異古有吳皇象所書
本宋藏樂緒梁岑之敬所校本今皆不可得蓋傳文異
同可攷者亦僅矣唐人專宗杜注惟蜀石經兼刻經傳
杜注文而蜀石盡亡世間搨本僅存數百字後唐詔儒
臣田敏等按九經鏤本於國子監此亦經傳注兼刻者

而今多不存至於孔穎達等依杜注經傳爲正義三十
六卷本自單行宋淳化元年有刻本至慶元間吳興沈
作賓分系諸經注本合刻之其跋云踵給事中汪公之
後取國子監春秋經傳集解正義精拔萃爲一書蓋田
敏等所鏤淳化元年所頒皆最爲善本而畢集於是後
此併附釋文之本未有能及此者

國朝乾隆中元和陳芳林樹華有左癖旣得此善本乃
棄官杜門遍攷他經傳記子史別集與左氏經傳及注
有異同可參攷者成春秋內傳攷證一書往者戴東原
師盧紹弓氏金輔之氏玉懷祖氏皆服其該洽錢塘嚴

生杰博聞強識因授以慶元所刻淳化本并陳氏攷證
及唐石經以下各本及釋文各本令其精詳摺撫觀其
所聚而於是非難定者則予以暇日折其衷焉雖班氏
所謂多古字古言許氏所謂述春秋傳用古文者年代
繇邈不可究悉亦庶幾網羅放佚冀成注疏善本用裨
好學之士云嘉慶八年冬至日

春秋經殺弑二字辨別攷 辛未正月

凡春秋傳於弑君或云殺者述其事也春秋經必云弑者正其名也弑者臣殺君也弑之言試也

見白虎通

殺於六

書从殸杀聲弑於六書从殺省式聲杀聲於音在脂部式聲於音在之部脂之者古音之大判彼此不相假借者也凡六書假借必其音同部是故殺與弑音殊義殊漢公羊經傳假試爲弑斷無有假殺爲弑者也凡三經三傳之用殺爲弑者皆譌字也凡經傳弑既譌殺作音家從而爲辭曰音弑曰申志反者皆不合乎正誤之法殺之不得音弑猶弑之不得音殺也漢人之注經正其

誤字曰當爲弒果譌殺則當正之曰殺當爲弒不當曰
申志反而已凡傳中記事記言曰殺某君者時時有之
非必譌字也惟其述經爲訓則必依經曰弒無有作殺
者如左氏傳書曰弒其君書曰弒其君之子是也經文
于殺諸侯必曰弒二百四十二年凡書弒二十有六春
秋正名之書也周公之典曰放弒其君則殘之正其名
曰弒定其罪曰殘殘者掌戮所謂膺焚辜肆也惟其名
正而後其罪定書弒者聖人所以殘之也自漢以後經
籍譌舛殺而譌弒者且有之

公羊經云楚公子棄疾弒
公子比公羊傳云昭公欲

弒季
氏

弒而譌殺者尤多矣陸德明爲釋文絕無裁斷之

識但於隱四年衛弒其君完發凡曰弒本又作殺同音
試凡弒君之例皆放此可以意求不重音烏呼此何等
大事而謂聖人垂世立教之書本無一定之字可以蒙
混書之待讀者之定其字乎其中有三事最易惑人啓
天下後世之亂者一曰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陸氏
譌爲殺夫其君之子云者猶言晉子也左傳凡在喪王
子公羊傳君在稱世子未葬不言晉里克弒其子奚齊
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者言其子不辭故必曰其君之子不曰晉子者亦以見
本非世子也子而曰弒者子不敢自君民臣不敢不君
之書弒所以範天下後世之凜其喪君與成君無異也

左氏傳曰書曰弑其君之子未葬也謂未葬故書其君之子不書其君非謂未葬故書殺不書弑經譌殺是與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書法

不別也僖九年左氏釋文經殺其君之子如字又音殺傳同公羊音弑榮此條極謬云如字是在喪之

君可稱殺也云如字又音弑則歧惑不定也云傳同不知左傳云冬十月里克殺奚齊於次書曰弑其君之子

未葬也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於朝兩言殺記事之文也一言弑述經之文也本不亂而

後人亂之其云公羊音試則公羊本不作殺公羊經云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傳云此未踰年之君其言弑

其君之子奚齊何弑未踰年君之號也注云欲言弑其子奚齊嫌無君文與殺大夫同欲言弑其君又嫌與弑

成君同故引先君冠子之上則弑未踰年君之號定而坐之輕重見矣此公羊經之作弑了然其穀梁經本亦

作弑其君之子無疑今石經及板本皆作殺非也若禮記坊記曰魯春秋記晉喪曰弑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

卓彙括聖經以一弑領二君今亦譌爲殺字則亦陸氏之憤憤耳今人左傳穀梁讀本及胡安國本奚齊作殺卓子作弑學者乃疑一曰闔弑吳子餘祭一曰盜弑蔡未成君可以不云弑侯申陸氏皆譌爲殺吳子也蔡侯也不曰其君者闔者刑人也盜者賤人也刑人賤人非君所近不使得君其君比於凡弑君者也其爲弑則同者雖刑人賤人未有無君者也經譌殺是與盜殺鄭公子駢公子發公孫輒盜殺衛侯之兄繫盜殺陳夏區夫書法不別也襄二十九年左釋文經闔殺吳子餘祭左氏唐石經作殺公羊石經及板本則作弑穀梁音義亦作弑參差不治陸氏之謬也哀四年左釋文經盜殺蔡侯申公羊經唐石作弑傳云此其稱盜以弑何穀梁經唐石亦作弑傳云此稱盜以弑君何則公穀二經之作弑了然也今左氏經板本作盜殺胡安國本經同是大謬也是不亦便

於亂臣賊子刑人賤人之賊其君且藉口於春秋不書
弑哉豈聖人正名之意哉是故春秋書弑二十六不可
以不考劉向上封事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閒弑君
三十六三當作二字之誤也弑君之見於春秋經者隱
公四年衛州吁弑其君完一也桓公二年宋督弑其君
與奚二也莊公八年齊無知弑其君諸兒三也十二年
宋萬弑其君捷四也僖公九年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奚
齊五也十年晉里克弑其君卓六也文公元年楚太子
商臣弑其君頹七也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八
也十六年宋人弑其君杵臼九也十八年齊人弑其君

商人十也莒弑其君庶其十一也宣公二年晉趙盾弑其君夷臯十二也四年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十三也十年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十四也成公十八年晉弑其君州蒲十五也襄公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光十六也二十六年衛甯喜弑其君剽十七也二十九年閻弑吳子餘祭十八也三十年蔡太子般弑其君固十九也三十一年莒人弑其君密州二十也昭公十三年楚公子比弑其君虔於乾谿二十一也十九年許世子止弑其君買二十二也二十七年吳弑其君僚二十三也定公十三年薛弑其君比二十四也哀公四年盜弑蔡

侯申二十五也六年齊陳乞弒其君荼二十六也凡此
皆大書特書確有弒字無可疑者乃若漢書相傳譌作
三十六顏師古乃求諸左傳以足之曰羽父使賊弒公
於爲氏曰共仲使圉人舉賊子般曰共仲使卜齮賊公
於武闡曰魯襄仲殺子惡皆經所爲魯諱也曰鄭子駟
使賊夜弒僖公經書鄭伯卒於鄆者也曰楚公子圍入
問王疾縊而弒之經書楚子麇卒者也曰齊人弒悼公
經書齊侯陽生卒者也曰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曰
鄭傅瑕弒其君鄭子曰鄭高渠彌弒昭公曰晉弒懷公
於高粱囚者經無其事者也而經所大書晉里克弒其

君之子奚齊乃漏而不數以數之則爲三十七不合於
三十六之數也不知子般子惡經所諱者既數之曾是
經所書之奚齊顧可不數乎劉向所治者穀梁不治左
氏此二十六弑三經所同然則師古所注漢書之譌字
審矣二十六弑者漢經師舊說也漢書之譌字正出而聖
人大經之譌字愈以正

弑君三十六亦見太史公自序亦是譌字

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

左氏穀梁氏皆作殺惟公羊作弑孰是乎曰公羊是也曷爲公羊是曰春秋以是爲弑未踰年之君發凡也緣孝子之心不敢稱君故稱子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子卽君也公羊子曰弑其君之子何其君之子者未踰年君之號也不書弑是在喪之君可弗君之也故春秋書弑以立萬世臣道之防也然則何不言弑其君也不沒其實也不以臣道滅子道也古者必踰年而後卽位有未踰年而遽卽位者則書弑其君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是也書弑以正商人罪書君以見舍之子道

未盡也然則據宋子之例何不言晉里克弑晉子奚齊也曰宋子者以世子在喪者也其君之子者非世子而其君殺世子立之者也又以見父道之不正也坊記云魯春秋記晉喪曰弑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云及其君卓者隱括之辭以一弑領二事則所據經之兩書弑明矣傳曰齊慶封之徇於諸侯也曰無或如楚其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麋而代之慶封其尙知史法哉坊記唐石經初刻弑是也改刻作殺則及其君卓四字不屬其君卓不得云殺也釋文作殺而音試音試是也作殺非也凡舉其事曰殺正其罪曰弑後代經

典滑譌莫可究詰古人分別嚴明無有作殺而音弑
者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二傳之經作殺皆非依公
羊固可知聖經作殺也左傳晉惠公曰子殺二君與
一大夫舉其事也故作殺今本作弑則大夫不可云
弑明矣

戊辰六月
一日自記

君母殺君當書弑論 辛未

或問於余曰三代以下史書所載母后弑君者有矣求之春秋之例其將以弑書之乎抑否乎應之曰是當書弑其君也春秋文公十有六年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杼曰此宋人謂宋襄夫人王姬及諸大夫也王姬者杼曰之君祖母也以君祖母之尊而春秋書弑其君於以知君之尊非母及祖母所能廢之殺之也春秋書此以立萬古之防閑其不主書王姬者衆詞也不以王姬貫諸大夫也春秋之母弑者有二曰宋王姬曰魯哀姜王姬者主弑者也故直書其罪哀姜者與於弑者也內

大惡諱故書曰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去其姜書曰禘于大廟用致夫人去其姜氏雖深沒其文復顯示其意不恐舉其姓氏也凡爲母后者可以鑒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或曰魯文姜之罪若何曰以趙盾可書弑例之春秋據實書之當曰夫人弑公於齊左氏曰夫人孫於齊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何休說公羊曰念母則忘父背本之道也故莊公絕文姜乃爲孝烏呼唐中宗知此可以處武照矣

春秋經成公十年無冬十月考 庚午嘉平

今本左氏春秋經成公十年有冬十月自唐石經已然
公羊唐石經經亦有之穀梁唐石經已泐不可知今案
凡有者皆謬也禮記中庸注曰述天時謂編年四時具
也正義云春秋四時皆具桓四年及七年不書秋七月
冬十月成十年不書冬十月桓十七年直云五月不云
夏昭十年直云十二月不云冬如此不具者賈服之義
若登臺而不視朔則書時不書月若視朔而不登臺則
書月不書時若雖無事視朔登臺則空書時月若杜元
凱之意凡時月不具者皆史闕文其公羊穀梁之義各

爲曲說今畧而不取也據正義則成十年左氏經無冬
十月孔沖遠所見如此唐石經乃妄增三字不可從今
一切宋元以下本皆誤其公羊唐石經亦誤增三字而

宋槧官本

義門何氏仲友所據者

及明時注疏刊本皆無古本之

流傳未混者也考是年經云秋七月公如晉何休云如
晉者冬也去冬者惡成公當絕之何氏以下文無冬十
月故知公如晉在冬而經去冬以惡之秋七月爲無事
首時過則書之例假令下有冬十月則何豈得云爾其
不云去冬十月但云去冬者知公如晉在冬而不定冬
何月也若穀梁經今本皆有冬十月亦必俗人所增倘

穀梁有而左公羊無之陸氏釋文必注之曰左公羊二
傳無於其無此注知穀梁亦決無此三字也陸氏作釋
文時三經皆無此三字故此三字之有無不能證之於
音義桓四年七年皆無秋七月冬十月成十年無冬十
月桓十年五月無夏字昭十年十二月上無冬字皆見
中庸正義又中庸正義失引者定十四年城莒父及霄
之上無冬字凡此皆三經所同何以爲貶絕范則云未
詳杜之意則皆謂闕文若賈服之說則又與三家異但
中庸正義所引賈服說似未全當有雖無事既不視朔
又不登臺則不書時月十六字乃爲桓成不書秋七月

密州說

襄三十一年經莒人弑其君密州左氏傳書曰莒人弑其君買朱鉏言罪之在也杜曰買朱鉏密州字案此語必誤買密雙聲朱州疊韻州爲朱鉏猶邾爲邾婁也斷非一名一字未有弑君書君字者亦未有聖經書其名傳易之以字而冠以書曰者昭元年左大鹵公穀作大原公羊曰地物從中國邑人名從主人穀梁曰號從中國名從主人蓋買朱鉏者從主人密州者從中國歟昭元年左經曰大鹵左傳以大原釋之此左經曰密州左傳以買朱鉏釋之豈非通夷夏之語互訓之歟中國曰

大原夷狄曰大鹵吳謂善伊謂稻緩中國曰善稻見襄五年

狄人謂賁泉矢胎襄五年穀梁疏所引作矢胎今中國本昭五年傳作失台譌字也

曰賁泉見昭五年皆一夷語一華語也叔孫輒敗莒師於賁

泉莒語曰矢胎此可以見買朱鉏之為莒語也號從中

國然則昭元年左經當從公穀作大原歟桓二年取郟

大鼎於宋郟鼎者宋語如此大鼎者中國語如此是兼

名從主人物從中國二者書之

左傳刊杜序

凡著書者將以求其是而已非將以求勝於前人而要名也將以求勝於前人而要名則吾斯未信而欲天下後世信之無是理也雖然吾非以要名吾非以求勝於人而誠求其是則其書之成宜若必可信矣然而其所謂是者未必真是又難以必人之信從其或信從之則著書者之幸而聖人之道之不幸天下之真是不易知不必真是之說轉易晚使淺人自滿其量之能容受悅目獸心而不自知以至舉世尊之 功令尊之如朱子改竄古經之大學屏棄古序之毛詩是也然雖舉世尊

之 功令尊之而讀者未安詆議者未嘗絕於世以爲
誣聖人以爲誤學術則亦豈得爲著書者之幸乎哉今
所謂十三經者左傳用杜元凱經傳集解自唐人作正
義而然前此之注皆亡矣其書說天子諸侯喪服軍爲
非聖其他訓詁名物地理厯法時多疵類要其尊傳以
釋經非有若改竄古經屏棄古序之大謬也自唐以來
多有相訾警者蓋亦未盡得真是與鄭氏之於三禮得
真是者最多杜氏之於左傳得真是者較少要其著書
之時固皆以求其是而非以求勝於前人以要名也今
張君阮林有左癖蘊積旣久乃取自漢以來及於

國朝諸儒說異杜者匯集其成參以已說爲刊杜若干卷夫亦將求其是以裨左氏而非欲求勝於前人以要名者而真是未嘗不在其間書固可以傳諸通邑大都矣人之信之不以爲幸卽有不信而更正之補苴之果確中其肯綮且深以爲幸也此阮林之志也著書者固以天下後世信從真是之爲幸而非以天下後世信從未必真是之爲幸左氏非不樂公羊穀梁之後出杜氏非不樂劉炫輩之後出朱子在今必深幸詆議之有人夫君子求爲可信不求人之信求其真是而亦不敢自必爲真是此真是之所以日出也然則阮林之學其可

經韻樓集卷四

限量也哉嘉慶辛未七月金壇段玉裁撰

與嚴厚民杰論左傳一則 庚午

祭仲之壻雍糾將殺祭仲雍姬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人卽禽獸其心未有肯云人盡夫者此乃開成石經一誤而莫之正是以名儒不窺也唐律疏義音義兩引皆作天字攷杜注云婦人在室則天父出則天夫是知傳文作人盡天也祭仲之妻之意謂人盡天之所覆也婦人未有不天父天夫者但父爲生我之天至親者一人而已夫則爲所適之天其親不比生我者也此蓋祭妻知雍糾有變故以父重於夫誘其女正以成已重夫之志以保全祭仲

祭妻之智而知禮且又能言如此人盡天也如楚箴尹
言君天也天可逃乎乃傳寫左氏者誤字天下後世以
爲笑柄倘非杜注不且寃沈大海耶傳文人盡天也故
杜以天父天夫釋之假令傳文非天字杜何必有此注
耶喪服傳曰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未嫁從父
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
婦人不貳斬者猶曰不貳天也婦人不貳尊也然則既
嫁則夫重可知矣祭妻知之而不可以告其女也處事
之宜有若此者雍姬處此本難兩全祭妻則爲善處然
則雍姬之處此宜如何曰告於父之後卽以告於父者

告其夫令速行可也如夫不免既死之可也子南之子
弃疾與其死於殺令尹之後母寧以楚王之言告其父
使速行而一死以報王乎王將殺其父而告其子得無
有意乎申生死而與父以殺世子之名何若行乎是皆
未爲盡善矣

駁山東巡撫請以邱姓人充先賢左邱明後博士

議代禮部

臣等竊惟

國家右文尊經以春秋一經孔子並世之左邱明爲之
傳與經並尊議授其子孫五經博士承襲不替制度超
出前古萬萬但此事所以尊左氏尊左氏則不宜誣左
氏尊左氏而以他氏之子孫誣之不如不尊也上年山
東巡撫請爲左邱明立博士欲以邱姓承充經本部議
駁左邱明系左氏非邱氏今該撫覆奏堅執姓邱不應
被駁蒙

諭核議臣等空疏無學稽攷經史蓋先賢左姓名邱明固絕無可疑者論語公冶長篇曰左邱明恥之某亦恥之孔安國曰左邱明魯太史也梁時皇侃義疏曰左邱明受春秋於仲尼者也云某亦恥之者亦從邱明恥也唐孔穎達春秋正義卷一曰沈氏云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修春秋與左邱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邱明爲之傳其爲表裏晉杜預春秋傳序曰左邱明受經於仲尼下文曰退不守邱明之傳於邱明之傳有所不通又曰專修邱明之傳以釋經又曰蓋邱明之志也又曰仲尼素王邱明素臣以上三事皆

上言左邱明下言邱明言左邱明是全舉其姓名言邱明是單舉其名文法至顯至如嚴氏春秋乃西漢之書所引觀周篇乃周秦之書早謂左爲姓邱明爲名是則自周秦至於六朝未有不謂左姓而名邱明者也自漢至今多言左氏傳未有言左邱氏傳者漢書藝文志列六藝於春秋家曰左氏傳三十卷曰公羊傳十一卷曰穀梁傳十一卷班固自注曰左邱明魯太史公羊子齊人穀梁子魯人假令複姓左邱則何不同公羊穀梁之例云左邱傳三十卷也上言左氏則注言邱明者其名可知也或謂漢人之文未有言左氏邱明者則左姓名

邱明亦尙無確證今按漢魏晉六朝唐人之文皆言左氏不言左邱氏皆言邱明不單言明固已隨處可證況漢書楚元王傳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曰魯恭王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及春秋左氏邱明所修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府明言左氏邱明稿鑿可據文選卷四十三載其文無異是以孔穎達作春秋正義卷一云邱明爲傳以其姓左故號爲左氏傳永樂大典所載唐元和姓纂寄韻左姓下云魯有左邱明邱明之後魏左雄生思是則自漢訖唐未有言先賢姓左邱者也然則左邱之說何昉乎司馬遷史記自序及

報任安書皆云左邱失明厥有國語漢人言左氏者不下百千萬處言左邱者僅一見於是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未有據一以廢百千萬者也不曰左邱明而曰左邱蓋司馬氏偶然損字如晉公子重耳左傳哀四年稱晉重仲孫何忌魏曼多公羊經定六年哀十三年作仲孫忌魏多之比抑或左邱明失明本一句內兩明字因或刪之歟十二諸侯年表曰魯君子左邱明成左氏春秋必加魯君子於姓名之上是其尊先賢之意也鄭康成注儀禮曰君子國中有盛德者是也且自古未有氏左邱者廣韻邱字下引漢複姓四十四氏自籍邱梁邱

以至厚邱泥邱厯厯可數不數左邱唐元和姓纂亦無
複姓左邱氏宋人葉夢得乃言有左氏有左邱氏左氏
爲傳左邱氏爲國語因司馬遷之言而附會之而鄧名
世作姓氏書辨證遽信無稽出左邱氏蓋邪說之生於
唐後如此且左邱氏不可云邱氏明矣東方朔可云方
朔不可云姓方司馬長卿可云馬卿不可云姓馬該撫
所據者廣韻十八尤邱字下引風俗通云魯左邱明之
後此固當辨風俗通氏姓篇今不傳廣韻不當摘取左
姓人之名以證邱姓蓋風俗通本謂左姓爲魯左邱明
之後作韻書者應入之寄韻左下而誤入尤韻邱下此

事理之顯然無可疑者元和姓纂亦本風俗通則入之左姓下不誤是則非風俗通有誤而廣韻誤也豈可援以定譜牒之學豈可援以定先賢譜牒崇德象賢之禮倘其一姓分爲二姓如漢潛夫論所說苦城漆雕公冶者猶必左邱之後分而或左或邱見於古人紀載確有明文況自漢至今曰左氏曰左傳本無曰左邱者又安得有去左言邱之證據也臣等竊惟左氏羽翼春秋其功甚大自賈誼劉歆賈逵鄭衆鄭元等表章特至唐貞觀永徽中祀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孔庭配食止顏淵左邱明二人迨宋儒盡舍三傳說春秋前明竟以胡

安國注列學官取士我

高宗純皇帝乃黜胡傳用左傳以公穀輔之真萬世不可易之制然則今日爲左氏子孫立博士固當汲汲也而必以邱姓爲左氏之後則斷有所不安蓋自漢而後羣儒好爲異說一左邱明而誣之者有六焉一曰有二人左姓名邱明作左傳者左邱姓名明作國語者此宋葉夢得之說其愚甚於說班固孟堅爲二人者也其誣一也一曰論語左邱明與作春秋傳之左邱明是二人此唐趙匡宋程頤劉焯呂大圭之說攷論語孔安國注班固藝文志皆曰左邱明魯太史然則一人無疑也邱

明爲魯太史孔子之畏友是以不在七十二弟子之列
十二諸侯年表又別左邱明於諸弟子外也其誣二也
一曰左邱明係六國時人此宋王安石之說安石旣目
春秋爲斷爛朝報又有於左傳不足與辨也其誣三也
一曰作春秋傳作國者必二人此晉傳元唐劉炫及宋
人之說其意以國語所載或與傳不符不知國語者乃
隨孔子觀書於周室網羅放佚彙而存之及其受經作
傳則又不無去取同異邱明爲魯太史是以得踵經十
四年西狩獲麟至於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某卒而後
經止史記年表自序漢書藝文志言左氏傳國語皆係

之左邱明已爲定論其誣四也其誣之甚者莫甚於康熙間朱彝尊經義攷卷二百八十一齋筆書顏子回曾子參左邱子明割名益姓其妄已極尤莫甚於該撫謂邱明爲邱姓易名爲姓而使先賢無姓使先賢之名不完是誣先賢也是謂神可歆非類民可祀非族也是誣漢以來之稱左氏者也是誣天下萬世也倘邱姓自稱左公之後是不祖其祖而祖他人之祖以竊取寵榮爲無恥之甚者也臣等竊謂先賢實左姓不得立邱姓者充博士應求山東及他省士民左姓實係先賢之後的確可信者題充以昭鄭重禱昧之言未知有當以否古

人有言曰羣言淆亂衷諸聖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

前議附錄

本朝朱彝尊經義攷卷二百八十一述孔子弟子有魯太史左邱子明又云會要通典祖庭廣紀素王紀事孔門僉載闕里志等編連書姓名統不分析以致明南北雍闕里廟暨海內外府州縣衛學從祀弟子率改複姓爲一字今依廣韻注如奚容壞駟左人少叔石作左邱悉爲更正冀信古之君子有取焉今按壞駟見養韻左人見真韻少叔見屋韻石作見昔韻誠爲是矣而奚容一姓不見齊韻亦不見冬韻可疑至於左邱廣韻邱字下引漢複姓四十四有籍邱梁邱閻邱著邱渠邱虞邱

於邱狐邱苞邱麥邱曼邱成邱浮邱莊邱瑕邱舊邱穆

邱廩邱何邱軒邱謝邱吾邱曹邱余邱莊邱莊邱與上莊邱複疑

此乃壯邱之偽安邱裔邱桑邱龍邱蛇邱母邱陶邱雍邱水邱

蔡邱北邱羌邱常邱崎邱獻邱陽邱逢邱厚邱泥邱等

數之適得四十四絕不言有左邱複姓元和姓纂列複

姓亦無左邱而彙尊奮華書左邱子明損名益姓云出

廣韻呼可怪也廣韻寄韻下說漢複姓有左師左行不

言左邱其說左姓云齊之公族有左右公子後因氏焉

晉書左思傳元和姓纂同此謂有左公子有右公子左

公子之後為左氏右公子之後為右氏也宋王應麟姓

氏急就篇引廣韻改左右公子作左邱公子乃爲俗云
左邱氏者設一繆證蓋書之不可不慎技讎如此恐淺
學援應麟之書以爲證故又辨之

又按廣韻邱字下云姓也風俗通云左邱明之後若謂
左邱爲複姓則當列之下文複姓四十四之內不當入
之邱姓內細玩語意大爲抵牾風俗通云左邱明之後
九字當是寄韻左字下注入之左下乃安置妥帖矣蓋
作韻書人檢風俗通見有邱字因誤摘取入於此而忘
其當入左下忘其斷無摘複姓第二字爲單姓之注者
也左傳盤尹疊涉其帑謂自涉其妻子而不與王舟也

廣韻其字下乃云涉其複姓其可笑有如此者又人字下云左傳晉有寺人披言有徒人費周有王人子突此三者豈姓耶又丹字下云晉有大夫丹木而左傳固先丹木先氏始見於此其書之不可盡信亦可知矣再攷左傳桓十六年衛有左公子右公子齊未嘗有之又宋遜齋閱覽云或得邱遲墓中銘說遲乃得姓於左邱明此必妄人假托

又攷宋紹興時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於三十三胥出左邱注曰臨川季瑞卿言蜀人有賣卜者左邱氏自云左邱明之後又嘗見御史姓左者問其先邱明家乎

御史曰左與左邱本自兩氏因知賣卜者果不妄姓書
未有此氏今補入按此御史乃不學無術葉少蘊之亞
也季瑞卿不知何等人乃過聽流俗里言可爲典要乎
鄧名世明知古無此氏而以無稽之言補之又不足責
矣

公羊經傳弑字辨誤 辛未

左穀梁之經有弑譌爲殺者旣辨之矣有殺譌爲弑者乎曰有之公羊經昭十三年楚公子棄疾弑公子比是也旣言弑則下當言其君比不得云公子比也旣言公子比則上當言殺兩相殺耳不得云弑也春秋言弑其君者二十三言弑吳子弑蔡侯者各一言弑其君之子者一總爲二十六皆君也未有書弑公子者也公子比被脅爲亂首故春秋正其罪曰弑其君於乾谿所以儆天下後世倉皇被脅首亂以成篡弑者也公子棄疾殺之如衛人殺州吁蔡人殺陳佗討賊之辭如此不言楚

人殺公子比而系之楚公子棄疾者棄疾非有討賊之誠主於自立而已矣深惡之也比雖自立爲王不可言弑比言弑比是殺州吁殺陳佗皆當言弑也左氏穀梁氏皆作殺惟公羊經作弑傳曰此其稱名氏以弑何於春秋書法大不合由今攷之乃何劭公之誤而傳未嘗誤公羊經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固與左穀二經同也按傳曰比已立矣其稱公子何其意不當也此以上釋此經仍稱公子比不言其君比謂比本無意爲王故不曰其君其意不當則曷爲加弑焉爾比之我宜乎效死不立此以上釋上文經書公子比弑其君虔於乾谿也

上文傳曰其言歸何歸無惡於弑立也歸無惡於弑立者何靈王爲無道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楚公子棄疾脅比而立之然後令於乾谿之役曰比已立矣後歸者不得復其田里衆罷而去之靈王經而死玉裁謂此皆釋經楚公子比自晉歸於楚也比實未弑經書弑其君虔上傳未釋故於此旣釋仍稱公子比之下補釋上文所以書弑之意謂比之義宜乎效死不立不當爲棄疾所脅也受脅而首亂故云弑

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

氏以殺何言將自是爲君也

此釋此經書公子棄疾殺文也大夫相殺稱人如莊公二十二年陳人殺其公子

禦寇文公七年宋人殺其大夫八年宋人殺其大夫司
馬九年晉人殺其大夫先都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
鄭父皆是也此殺公子比亦衆所爲當稱楚人而稱名
氏曰公子棄疾公子氏也棄疾名也稱氏名以殺不稱
人以殺者以棄疾處心積愆覬覦王位脅比爲君而殺
之自是將自爲君也此傳文理本自通順易讀經書殺
故以他經之稱人以殺校此經稱名氏以殺之不同如
盜弑蔡侯申傳曰弑君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以弑何
經與傳三言弑此經與傳三言殺文勢正同傳正言同
殺而異其主稱非謂一言殺一言弑也自何氏譌爲稱

名氏以弑何復注之曰据經言弑公子比也下文傳言將自是爲君也注之日故使與弑君而立者同文解者謂與文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同文也皆大誤商人弑其君而自立棄疾殺同等而自立其罪名相去遠矣

稱名氏以殺與稱人以殺爲異文異在稱人稱名氏不在稱殺稱弑經著於竹帛者既譌何氏又襲譌爲注此何氏之學主於株守不知正誤故往往經闕文猶臆爲之說而此尤於大義有傷也昭二十六年傳曰昭公將弑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爲無道吾欲弑之何如此二弑字豈何氏不知殺誤而必望文爲注蓋其株守

之習使然豈所以治經也哉

桓公五年陳侯鮑卒文公子佗殺大子免而代之免亦在喪之君以春秋之例書之則當書陳佗弑陳子免不書者不赴也六年書蔡人殺陳佗與衛人殺州吁同則其罪自見矣公羊乃云陳君曷爲謂之陳佗絕也淫乎蔡蔡人殺之是陳佗之罪不著蔡人之討賊不彰矣殺公子比殺陳佗皆本非討賊而與以討賊之辭也

公穀記孔子生說

公羊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曹伯來朝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婁子于商任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辰至于商任同其下卽云庚子孔子生穀謂生於十月公謂生於十一月互異據陸氏釋文公羊與穀梁同上文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子是公羊有異本今唐石經及板本均從異本耳又按徐彥解云左氏無此言則公羊師從後記之玉裁謂公穀識孔子之生猶左氏記孔子之卒然左大書孔子名以記其卒

儼然賡經也公穀曰孔子生不敢書名則此當爲傳文無疑陸氏云庚子孔子生傳文也又一本無此句可證唐初公羊尙有無此條者自公穀經不別爲書唐開成石經每年經傳混合之盡一年乃跳起於是經傳不可分經傳不可分而庚子孔子生之文儼然經矣故馬端臨謂公穀二經有孔子生而不知固傳也非經也今世板本冠之以傳字較唐石經爲易明蓋左氏記卒者用魯史之成文公穀記生者見尊聖之微意皆非敢曰真經也

孟子聖之於天道也說

孟子答本作聖人之於天道也趙注亦云聖人得以天道王於天下朱子集注乃云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薄清濁不以聖爲仁義禮智之類天道爲父子君臣賓主賢者之類令孟子一例之句忽生顛倒每以爲疑且如趙注云仁者得以恩愛施於父子義者得以義理施於君臣好禮者得以禮敬施於賓主智者得以明知知賢達善聖人得以天道王於天下皆命祿遭遇乃得居而行之不遇者不得施行是謂貧賤坎軻之人無以自盡於父子君臣賓主賢師友也引上

經韻樓集

卷四

所不倫矣

補孟子疏一則

有求全之毀趙注求全之毀者陳不瞻

从貝

將赴君難

聞金鼓之聲失氣而死可謂欲全其節而反有怯弱之毀者也正義云尾生與不瞻之事皆據史記之文而言之也其事煩故不重述耳王荦按此不知其解而爲欺人之語也尾生專諸書多有之若陳不瞻卽左傳之陳書也哀十一年傳曰爲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陳僖子謂其第書我死爾必得志將戰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甲戌戰於艾陵大敗齊師獲陳書攷陳書字子占占瞻同音劉向新序作陳不占卷八勇義篇

曰齊崔杼弑莊公也有陳不占者聞君難將赴之比去
餐則失匕上車失軾御者曰怯如是去有益乎不占曰
死君義也無勇私也不以私害公遂往聞戰鬥之聲恐
駭而死人曰不占可謂仁者之勇也三書同記此事左
傳聞鼓不聞金如其言而死邠卿云聞金鼓之聲採自
他書不明哲新序與孟注合但謂齊莊見弑時誤耳正
義謂史記之文非也又長笛賦不占成節鄂李注引韓
詩外傳云不占陳不占也齊人崔杼弑莊公陳不占聞
君有難將往赴之食則失哺上車失軾其僕曰敵在數
百里外而懼如是往其益乎不占曰死君之難義也無

勇私也乃驅車而奔之間鼓戰之聲遂駭而死君子謂
不占無勇而能行義可謂志士矣按今韓詩外傳無此
李所引與新序大同漢古今人表有陳不占中上竹汀
引此李注而不知卽左傳陳書也然班氏以與申蒯爲
伍則亦謂齊莊時班氏固雜採舊籍非必典要

與黃堯圃論孟子音義書

玉裁白自浙東歸得見足下所刻蜀大字本孟子音義跋語識其原委乃述古堂影抄僕謂孫宜公此書僅長於邵武士人而繆漏不少姑不具論此蜀本胸粗讀之亦未盡善近有孔繼涵韓岱雲二刻本可參覈如鄒與魯闕張胡弄切鬪聲从門下者下降切義與巷同此字从門丁豆切與門不同丁又胡降切劉熙曰鬪鬪也構兵以鬪也說文云鬪也孔韓皆不誤此刻乃作此字从門丁豆切則大失分別門鬥二形之意況从鬥之字凡五皆易爲从門耶

朱竹垞經義攷摘取鬪鬪聲从門又下者七字不得其句可笑如此

如告子篇詭詭下張吐禾切蓋言辭不正欺罔於人自
誇大之見丁云此字音他又達可切說文云欺也字作
詭者音怡詭詭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見今諸本皆作
詭卽不合注意當借讀爲詭音怡此張本作詭丁本作
詭而丁分別从也从龜之不同彼二刻皆不誤此刻四
詭字三譌詭僅一不譌學者何以知丁氏分別之意耶
又如匹雛下丁作疋孫氏自定云今按方言少小也音
節蓋與疋字相以後人傳寫誤耳二刻不誤少字見方
言說文此孫說之最善者今此刻注內疋字凡五少字
一皆作疋不分則宣公佳處不湮沒耶又如盡心欲然

下孫云詳此義內願不足而有所然也然字乃欲字之
誤兩馬下以目久遺目乃日之誤離婁何難下赴乃死
難乃是難之誤滕文成隲下古覓切覓乃覓之誤萬章
卻之卻乃卻之誤滕文放勳日下云或作日日乃日之
誤離婁厲王流於彘丁音帶帶乃滯之誤公孫丑袒裼
裸程不誤而萬章四字皆誤从亦又如滕文公師死而
遂倍之丁云義當作借古字借用耳借乃借之誤此條
彼二刻不譌又如懲艾下丁廢切丁謂丁氏也廢上奪
一字孔本亦奪韓本獨云丁魚廢切其所據爲完善矣
又如離婁主使人矐夫子矐古覓切又音閑按矐卽隲

字从目不从日此刻从日作矚滕文公矚字从目此刻亦从日作矚而盡心矚矚如也古書皆从日作矚者此刻轉从目作矚此皆孔韓不誤者也又如滕文公咻之矚也下丁云按玉篇音囁召呼也此或孫氏不能改正致誤本流傳三刻皆同耳矚从囁聲斷不可音囁今本玉篇囁部云囁荒貫切呼也與喚同口部云矚與喚同集韻亦云矚矚同字說文亦云矚呼也然則丁氏書必云玉篇作矚召呼也音義同喚下文孫氏自定乃云今釋注意音歡爲便蓋謹謹字同是丁意矚卽喚孫意矚卽謹二說不同今孔刻孟子注作謹則又用孫說改之

者也此一條疑孫之誤非刊本之誤又如高宗嫌名穀則諱之而梁惠王篇構轉不諱初刻必不其然是可以見述古底本非善刻也凡宋版古書信其是處則從之信其非處則改之其疑而不定者則姑存以俟之不得勿論其是非不敢改易一字意欲存其真適滋後來之惑也如前所云是矣又不得少見多怪疑所不當疑如建屏不讀左傳而欲改易林之子商爲于商是也足下以爲何如不宣

讀爾雅釋山論南嶽

爾雅不出於一時一人之手。且又備採眾說以俟折衷。故一篇內時有自相違戾者。如釋山紀五嶽曰河東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恆江南衡。此一說也。又曰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恆山爲北嶽嵩山爲中嶽。此一說也。衡山漢志在長沙湘南縣東南。霍山一名天柱山漢志在廬江潛縣南。先儒或從爾雅前說。或從爾雅後說。毛公伏生兩大儒而詁訓傳舉衡山。尙書大傳舉霍山。漢初說已乖異。孫炎之注爾雅也。以霍山爲誤。當作衡山。郭景純爾雅注。今本闕落。見於詩崧高書

舜典左氏昭四年三正義所引者則曰霍山今在廬江
灄縣西南別名天柱山漢武帝以衡山遼曠移其神於
此今其彼土俗人皆呼之爲南嶽南嶽本自以兩山爲
名非從近來也而學者多以霍山不得爲南嶽又言漢
武帝來始乃名之卽如此言爲武帝在爾雅前乎斯不
然矣景純意在駁孫氏以霍山南嶽見爾雅非肇於漢
武漢武以前長沙之衡廬江之霍皆稱南嶽故曰南嶽
本自以兩山爲名言兩山皆有南嶽之名也漢武因兩
南嶽不可偏廢而衡遠霍近故併祀衡於霍耳攷元封
五年登禮灄之天柱山號曰南嶽封禪書郊祀志皆云

然號曰南嶽者與元年以三百戶封大室名曰崇高正
同號曰南嶽名曰崇高皆武帝號之名之。大室本號中
嶽故僅易大室之名名崇高山。又名其邑曰崇高邑。天
柱本不號南嶽故尊其號曰南嶽。此名與號之別也。然
則霍山不得爲南嶽。武帝始名之。其說非無據矣。孫氏
信爾雅前說而不信爾雅後說。故謂霍當作衡。郭謂霍
與衡皆是南嶽。漢武專祀霍山。此兼信爾雅前後二說。
其截然別衡霍爲二山。則孫郭一也。風俗通謂太山一
名岱。衡山一名霍。一山而有兩名。不得其義而牽合之。
孔冲遠詩崧高書舜典左傳昭四年正義惑其說謂衡

山亦名霍山。漢武移其名於天柱。此爾雅之霍山爲南嶽。卽是衡山。合二山爲一。正與景純說相背。而誤會南嶽以兩山爲名之句。傳合而一之。以爲衡山亦名霍山。是謂以兩山爲名。疏矣。邢昺作爾雅疏。不知據三正義以補郭注之脫落。乃全用沖遠崧高正義文。而謂郭注云卽天柱山者。郭據作注時霍山爲言。其經之霍山爲南嶽。卽是江南之衡。何其昧歟。惟衡霍是兩山。故孫氏云霍當作衡。郭氏云南嶽有二。惟衡山爲南嶽之說。優於霍山爲南嶽之說。故孫氏注疑而易字。未爲失。郭氏注失之過信。未能覈實。古者南嶽衡山。非霍山也。然則

伏生在漢初何以舉霍山。曰大傳不出於伏生之手。其徒各論所聞。或襲用元封後名號耳。

外孫龔自珍校字